

第三章 天生尤物成祸根

第一节 一馆三城十八寨

南珠，这种光耀古今中外的天生尤物，本是造物主对合浦人民的慷慨赐予，成为造福一方的至宝财富。可是，造物主又偏偏跟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开了个莫大的玩笑，那就是招来了无穷的麻烦，甚至灾难。

“天子南库” 九州大地上藏山隐海的珍源宝藏，如昆冈之玉，丽水之金，合浦之珠，一经贪婪残暴的“天子”“睿赏眷注”，都被尽括囊中，变成他们一姓家族的私有财富，屈大均说：“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羨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所有之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故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朘民以自封。”这段话的“板子”本是打在“天子”们屁股上的，但又不便直接地打，只好打在那些“率务朘民以自封”（盘剥百姓以自肥）的“天子”爪牙的屁股上，但却痛彻“天子”们的心肺，无怪屈氏的书被清朝皇帝列为禁书了。

话说回来，合浦珍珠，如果象龙眼一样不被列入朝廷土贡货单就好了，可不幸的是它亦属“天子南库”中的库藏品，所以原先开发它本应占有它的当地人民，就只有为“天子”们开发财富的义务，没有占有财富的权利。在珠浦的历史长河中，珍珠往往成为合浦人民无穷无尽的祸水灾源。官方采珠的起源 回溯合浦珠池的历史，在五代十国以前的二千年中，除了规定珠民有上贡任务，还准许民间自由开采珍珠。珠池正式有官员监督采珠充贡，是从唐朝开始的，^①但这个“亲监珠户”采珠的“刺史”尚未属管制珠池的专官，只是每年一次“突击”执行“亲监”采珠任务罢了。充贡任务完成，珠池就是珠民们的“自留地”。

媚川馆——阎王殿 珠池成为朝廷的专利禁区，采珠为业的珠民成为终生不能改业的蛋籍贱民，是从南汉刘鋹时期开始的。上面已提到，刘鋹于大宝五年，即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把合浦县改置为媚川都，派兵士八千人常驻合浦

沿海，设“珠场司”专官，控制沿海珠池，不准民间自由采珠，还定出极其繁重的上贡“珠课”。明朝给事中王希文疏文说：“驱无辜之民，蹈不测之渊，以求不可必得之物，而责以难足之数。”虽指明朝世宗和穆宗所为，但实际这是刘𣪠开的头。刘𣪠为了强化珠池禁锢和采珠机制，使“媚川都”真正成为采珠专业的特别行政区，还特地在“合浦郡城南”，即今北海市区范围内建了一座“媚川馆”，不用说，这是专管采珠和镇压珠民的指挥中心。媚川馆的建筑规模和具体地址，至今都无法考究了，但至少在明朝嘉靖年间尚有遗址可见。②本来，媚川之名，富有天堂境界的概念，语出晋·陆机《文赋》中“石韞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合浦之水“怀珠”，以媚川命名最贴切不过了，可是这个词汇一经这个以杀人为乐趣的岭南魔王盗用，便成为毛骨悚然的阎王殿的同义词。宋元时期的采珠专官南汉覆亡后，宋太祖赵匡胤以宽仁著称，废除了媚川都，禁罢岭南采珠。但在太平兴国二年至八年（公元977年—983年）合浦也设珠场司专官而且有贡珠的记载。③雍熙元年至南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984年—1155年）的170年间合浦珠池上贡珍珠的记录连续不断。但其间未见设有专官的记载，只是沿袭过去定课纳贡的旧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闰十月，合浦珠民得到改业自由，说明在此之前的珠民蛋籍地位未曾改变。相对地说，赵宋皇族还是比较宽仁厚道的。

④

元朝，合浦部分珠民蛋籍地位仍未改变。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在广东东莞、惠州发现珠池，于是广东复设采珠提举司，强迫广东珠民每三年纳贡一次。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广东采珠提举司裁撤。可见元朝在合浦的监采专官时设时裁，未有定制；而且民间有自由贩珠的活动。这也说明元朝统治者对珠池控制尚不太严苛。

明初的三城

明朝是继刘𣪠之后，在南珠史上写下最不光采一页的朝代。明朝皇帝自朱元璋开始，便有强烈的珠宝物欲，加上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交

趾在西南边境的入寇，因此，强化合浦和雷州珠池的军事行政控制已是势所必然。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为防备倭寇入侵，诏命在合浦县城廉州东南35公里的白龙村建造城池。白龙城南北长3205米，东西宽233米，长方形。城基宽6米，城墙高6米，用石条为基础，青砖为墙，城墙中心一层珠贝壳夹一层黄土夯打构筑。东西南三面各有城门，城门之上有城楼，城楼之上可监视城外珠池海面和城内动静。城内有采珠太监公馆，珠池大使官邸，珠场巡检司和盐场大使衙门等机构；还建有宁海寺，都是后来逐年设置的。白龙城建成后，最初只有防倭水师驻扎。可见建城初旨以防倭为主，监守珠池为次。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又命安陆侯吴杰率领武将两员分别在雷州遂溪县乐民西南沿海建乐民城；在合浦县廉州东南86公里的永安村建永安城（一说永安城建于永乐十年）。乐民城规模和建制与白龙城同。永安城周长1263米，城基阔5.5米，城墙高6米，有四门，城墙用青砖砌筑，中心实以黄土，成化五年在城外周围添挖城壕，同时置串楼415个，四个城门之上各建敌楼二个。

雷州乐民城，合浦永安城、白龙城在军事地理位置的安排上，思虑相当周密。乐民城在遂溪县城西南30公里三面环海的小半岛上，西临蚕村港，东南扼琼州海峡，西控合浦英罗港，为琼雷廉的要冲，是琼廉交通的腰站，当年东坡谪琼北归合浦，途经这里，泊舟小驻的兴廉村即在此处。

永安城东南临英罗港口，西濒铁山港与地处小半岛之端的沙尾隔港相对，扼合浦东南两口门，亦是廉雷琼海道的咽喉。

白龙城处于白龙港东岸，西接西村港，南濒各珠池，是廉州南海岸最近的门户。

从三城各自的位置建置和建城的时间先后；以及驻在官员的品级来看，可以说明建城目的和作用。白龙城建城最早，在洪武八年至宣德十年（公元1375—1435年）这个时期内，只派巡检驻扎，兼有海防和守池之责，是明代设采珠专官常驻

制度的滥觞。正统朝（公元1436—1449年）钦差中官专守珠池，才有珠池太监公馆之设，此后便成为采珠太监常驻之所，城池的海防作用随之消失，故有珍珠城的别名。

乐民城与永安城建城的洪武廿七年（公元1394年）前后，正当倭寇魔爪由我国东南沿海逐渐伸向西南沿海之时，雷廉地区也有“逋逃蛋户作乱”（珠民造反），故乐民城开始便是千户所驻地；永安城从最初简单构筑逐渐添建城壕、串楼和敌楼以强化军事设施，城内还有孔庙和木构大士阁等相当于县城的规制，把原驻石康的千户所移驻于此，后来又把驻濠洲岛的游击移驻此城，遥控濠洲。可以说明两城兴建目的是为了海防和弹压边境，监守珠池仅是附带利用。但自正统朝派内官专差采珠以来，乐民、永安与白龙一起便都成为向沿海珠民和其他人民钩魂夺命的人间酆都地狱了。

八寨与十八寨 与三城兴建的同时，明朝政府又在东起石城（廉江县）西界，西至古里（今北海市）沿海设“寨”八处，统归于中心位置的白龙城巡检司统辖，史称“珠场八寨”或者“防倭八寨”，八寨名称自东而西分别是：川江寨（合浦婆围以东，廉江以西）、陇江寨（合浦营盘）、调阜寨（合浦牛矢港）、珠场寨（合浦白龙，清初迁界后移南康）、白沙寨（合浦竹林、白沙水）、武刀寨（合浦北海之间西村）、龙潭寨（北海龙潭村）、古里寨（北海古城岭村，清初迁界后移北海市区）。各寨均设兵驻守，八寨之设，更强化了沿海的军事力量，主要在海防，但平时亦负有监守珠池和对付反抗的珠民的任务。到了天顺朝（公元1457年—1464年）采珠高潮的到来，英宗除了设总镇两广太监于梧州，统辖雷廉珠池太监之外，还派御史大员前来督办采珠；又从省城抽调都知监等武职大员前来协同巡守，文武并举，朝野动员，可见此时朝廷对采珠徭役的郑重程度了。⑤自此以后，“八寨”作用已完全转变为以守池为主，海防为次了。

崇祯朝（公元1628年—1644年）思宗在八寨基础上，从东起石城县界西止

合浦县西场增设十寨，共为十八寨。自东而西分别是乌兔寨（廉江县西界），守军5名，凌禄寨（廉江县西界）守军5名，萧村寨（合浦县东界）守军5名，村井寨（合浦县境，萧村以西）守军5名，对达村（今合浦对达）守军5名，丰城寨（对达以西）守军5名，黄泥寨（合浦县大廉港北）守军未明。以上八寨统归永安千户所管辖。其次是川江寨、陇村寨、调阜寨、珠场寨、白沙寨、武刀寨、龙潭寨、古里寨（各寨位置见上）守军各11名。以上八寨仍归珠场巡检统辖。西场寨（合浦县大光港东）守军11名。从各寨守军名额多少可以证实，十八寨完全是为了“（控制）珠池（而）设也。”原来出于如下原因：

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在合浦官井沿海，曾发生过一起官民盗珠事件：当年，因台风把海中珠贝漂到那隆官井一带的海滩上。这带海区原非被圈禁的珠池，因此，附近居民和守海官兵都大喜过望，认为天赐瑰宝，纷纷下海检贝剖珠，出现“橈櫓相击”，官民“公然”一齐行动的场面，朝廷以“公然盗珠”罪追究责任，结果，指挥刘维，百户杨寿祖以“纵部民盗珠”罪被遣戍，追缴“赃款”一千两，由“盗珠”珠民赔退，弄得许多人鬻妻卖子，破家丧身。志书称“盗珠案”。这就是为什么增设与珠池毫不相干的西场寨的答案。

顺便要说的是，这位在位十七年的“莊烈愍皇帝”思宗朱由检，虽然御极以来“不迹声色，忧勤惕励”，但在内有“流寇蔓延”，外有边烽频仍的情势下，不自躬省，一味宠信债事有余的宦官，弄得国是日非，不可收拾，还不稍为宽弛对南边珠源的控制，在南海珠乡一味“追赃究治”，给珠乡人民带来无穷劫难，结果落得个“上于天咎”，亡国丧身，吊死万岁山的可悲下场。虽然至死亦不承认自己是“亡国之君”。但历史的结论是毫不容情的。

①《岭表录异》：“每岁刺史亲监珠户入池采老蚌剖珠以充贡。”

②《大清一统志》、《清史稿》均引嘉靖《廉州府志》说，媚川馆“在郡城南”。

③《文献通考》：“宋太平兴国二年，贡珠百斤，七年贡珠五十斤，径寸者三，八年贡六十一斤。皆珠场所采”。

④《宋史·本纪》。

⑤《广东通志·前事记》。